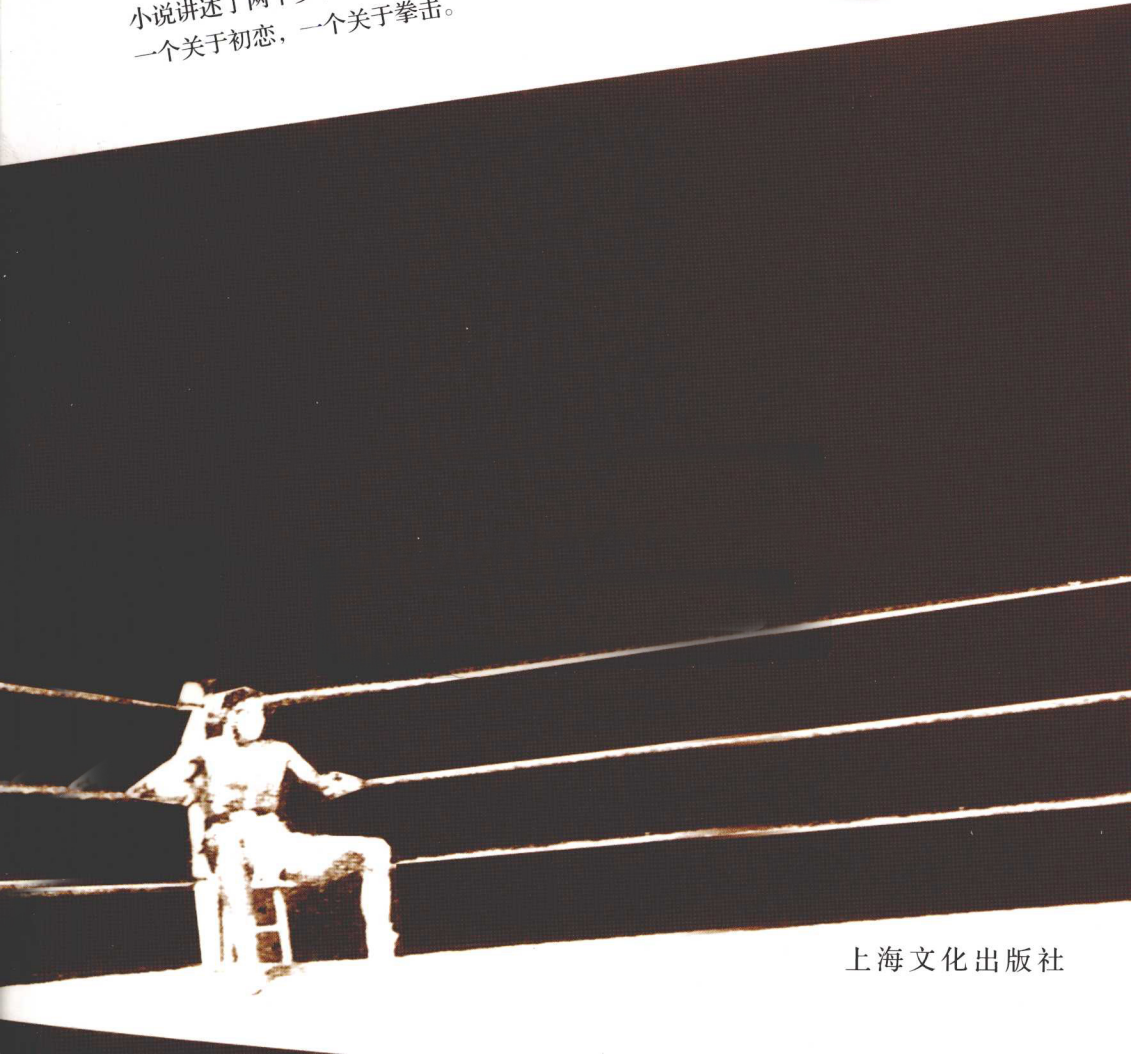


汪康◎著

欲罢不能

YUBA BUNENG

小说讲述了两个梦，
一个关于初恋，一个关于拳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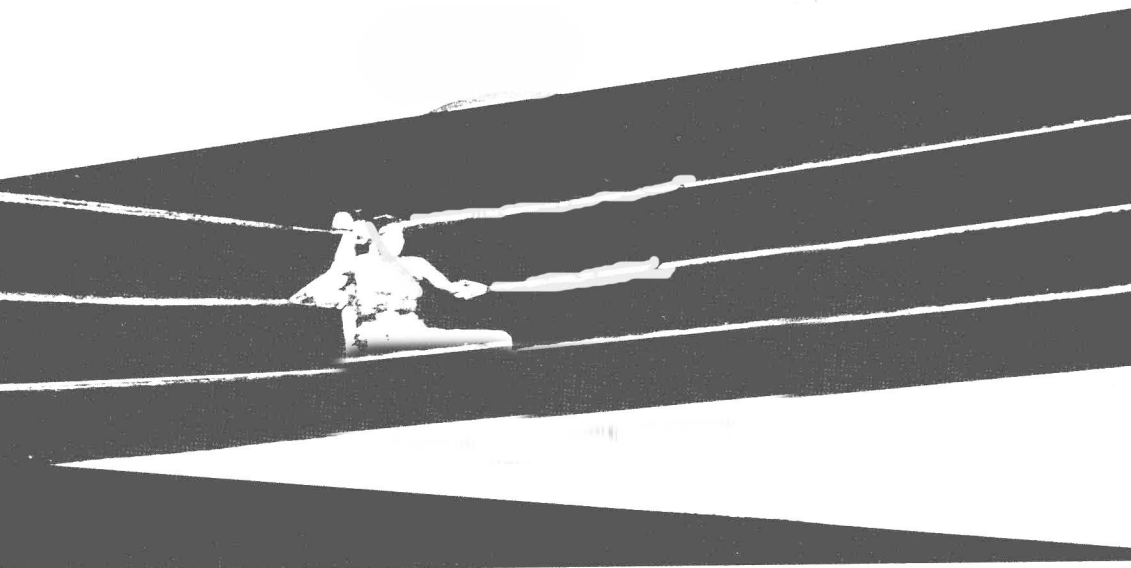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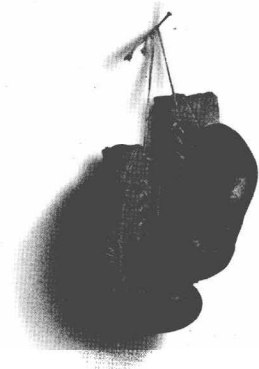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出版社

汪康◎著

欲罢不能

YUBA BUNENG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罢不能 / 汪康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80740 - 911 - 3

I. ①欲...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8049 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熊雪芳

封面设计

江山社稷

书名

欲罢不能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26 千字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5210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911 - 3/I · 633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021 - 59671164

他一直想做点什么。

这是因为一次美丽的邂逅，也是为了一段难忘的往事。

许多年过去了，元豪依然记得一切始于那个秋日的早晨。
当时他正独自沿着公路向前走去——

此刻天刚蒙蒙亮，公路上空无一人，两旁农田都笼罩在袅袅飘起的晨雾中，给人一种仿佛置身于梦境中的感觉。

平日一小时的路程，那天却显得如此漫长。

远处传来阵阵鸡鸣，他不得不加快了脚步。

恰在这时，忽听身后传来一声招呼：“嗨，请等一等！”

元豪回头望去，看见有个女孩急匆匆向他跑来……

第一章

1

元豪是被“上山下乡”浪潮送到达安农场的。

他与无数同龄人一样，就这样成了农场工人。

那会儿他还非常年轻，精力充沛而又无所事事，每天收工回来不是与人举杠铃玩石锁，就是躲在蚊帐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翻译小说。

“文革”期间，年轻人都以习武和阅读翻译小说为时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没有其他娱乐；二是由于社会治安恶化，尚武之风因此得以盛行；三是抄家过程中翻译小说首当其冲遭遇焚毁，少数藏匿起来的身价倍增，深受年轻人青睐。有意思的是——保存下来的翻译小说几乎全是世界名著，这使元豪第一次领悟到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而且还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强大的生命力！

达安农场最兴旺时曾经容纳过四万多名知青，若以每人最少携书一本计算，整个农场至少拥有各类藏书四万多册。所以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在这儿如鱼得水，可以借读到许多感兴趣的书籍。当然，这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绝对不能让领导发现……

元豪在农场阅读过不少外国名著。他生性开朗乐观，所以不太喜欢描写细腻、情感纠结的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屠格涅夫^①的小说，如：《烟》、《春潮》、《父与子》及《贵族之家》等。原因就是读过屠氏作品就像胸口被人打了一拳，会长时间隐隐作痛。相对而言，元豪比较喜欢读后让人感觉酣畅淋漓的美国小说。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杰

克·伦敦^②的小说,如《一块牛排》、《墨西哥人》和《深谷猛兽》等。

杰克·伦敦笔下的拳手一个个栩栩如生,他们顽强而不失善良、冷漠又充满激情。老拳手汤姆·金、革命者利威拉以及淳朴正直的小柏脱,这些文学形象深深吸引着他,以致梦想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拳手。然而元豪知道政府早在1959年就取消了这项运动,国内既没有拳击比赛,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训练班,所以那是不可能的!

①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② 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

2

那天,正是元豪首次获准回沪探亲的日子。

当时达安农场和上海之间没有直达汽车,往返交通主要依靠每周两班的轮船。元豪生怕误了行程,天不亮就背着挎包向码头走去。由于归心似箭,他步履生风走得很急。就在此时,有个女孩提着旅行袋向元豪跑来。

“你是回上海探亲的吗?”女孩快步来到他面前问。

“是的。”元豪回答。

“我也回上海探亲,”女孩大大方方地问,“能让我和你一起走吗?”

元豪答应了。他知道姑娘胆小,希望路上有个照应。

两个人一起朝轮船码头走去,元豪走在前面,女孩紧跟在他身后。

一路上元豪默不作声,女孩忍不住在后面问道:“喂,你是哪个连的?”

现实中一切声音都静止下来,元豪耳朵里回荡着那好听的余韵。

“我问你是哪个连的?”女孩提高了嗓音。

“我、我是18连的。”元豪转过身说。

“我叫许蔚，是12连的。”女孩快步走上来自我介绍。

12连属于三分场，18连属于四分队，两个分场是紧靠在一起的近邻。达安农场总场以下设分场，分场下面以连为单位，而知青全部被冠以“战士”头衔，互相之间则以“战友”相称。这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火药味，也表明所有人都受到了最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这旅行袋真沉，”许蔚问元豪，“你能帮我拿一下吗？”

元豪默默接过旅行袋，感觉确实沉甸甸的。

“里面全是玉米，”许蔚莞尔一笑说，“你知道回家总得带点东西！”

这一笑实在太动人了，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元豪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灿烂的笑容，他的目光随即完全被许蔚吸引过去。眼前这位女孩一头齐耳短发（女运动员流行的那种发型），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唯一缺点就是泪囊稍显凸出，但确实相当漂亮。让元豪印象最深的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姑娘眉宇间流露出来的那种妩媚和自信。

就在元豪注视许蔚的同时，许蔚也在悄悄观察着他。姑娘发现，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年轻人长着一张娃娃脸，显得稚气未脱，涉世不深。但他个头很高，长得也很匀称，不胖不瘦，结结实实（并非那种又高又瘦的绿豆芽身材），看上去朝气蓬勃，精力四溢，就像一匹非常壮实的小公马。

元豪正看得出神，忽然发现许蔚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四目相交，许蔚倒没有显得局促不安，元豪却羞得面红耳赤，犹如一个做坏事被当场抓住的孩子……

现在元豪和许蔚并肩而行。这儿离轮船码头不远，俩人走了十来分钟便来到码头，登上上海去的轮船。这是一艘由货船改装的小客轮，船体锈迹斑斑，舱内臭气熏天。为了逃避这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他们来到了船头上。

这是一个阴霾重重的早晨，没有下雨；海面上雾茫茫的，一片灰色。当时船头甲板上站着十来个旅客，等到轮船起航后人们纷纷进船舱避风，船头上只留下他俩。

“我们去船舱吧?”元豪建议。

“这点风就吓着你啦?”许蔚用一种调侃和揶揄的语调说,“瞧你长得人高马大的,我还以为遇到了男子汉!”看得出,这会儿她完全放松下来了。

“不是我怕风,”元豪向她解释,“我是为你担心!”

“你担心我?”许蔚问,“这是心里话吗?”

“当然是心里话!”元豪说。

“没想到,”女孩眼睛里闪过一抹光彩,“你还挺会关心人!”

“我们走吧!”元豪催促道。

“你看我像那种娇生惯养的人吗?!”许蔚仿佛是在警告元豪,不要把她当作那种弱不禁风的女孩。

于是,他们在甲板上坐下。第一次与姑娘近距离接触,元豪感到有点手足无措,更不知道说些什么。许蔚却显得落落大方,不时抛个话题引他开口。两个人就这样天南地北聊了起来。元豪从谈话中得知,许蔚竟与他来自同一所中学,只不过她是高中生,元豪则在初中部就读,所以早先并不认识。许蔚告诉元豪,她还是少体校游泳运动员,曾在中学生运动会上夺得过50米仰泳第一名。说起体育运动,元豪不再那么紧张了,说话也渐渐流畅起来……

“其实,”女孩说,“我早见过你了!”

“是在学校吗?”元豪问。

“不是,”许蔚回答,“大约三四个月前,我去你们分场找同学,看见你正在打谷场上举杠铃……”

“都这么长时间了,”元豪诧异地问,“你还能记得?”

元豪这么一问,许蔚脸都红了。然而她随即笑道:“谁让你长得又高又大,要想忘记都不容易!”

“每天收工后我都会去举杠铃玩石锁。”元豪说。

“干了一天活,还不觉得累吗?”许蔚问。

“不累,我有的是力气!”元豪憨厚地说。

“你真是个大男孩!”许蔚笑道。

“我不是大男孩!”元豪纠正道。

“你身体倒是很棒，”女孩捏捏他胳膊说，“然而就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男孩！”

“我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男孩！”元豪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你喜欢看翻译小说吗？”许蔚换个话题问。

“喜欢。”元豪说。

“读过乔万里奥尼^①写的《斯巴达克思》吗？”

“没有。”元豪老老实实回答。

“你怎么连《斯巴达克思》都没读过！”许蔚不无遗憾地说。

“世界上有那么多书，”元豪说，“怎么可能每一本都读过！”

“其他书都可以不读，没读过乔万里奥尼的《斯巴达克思》实在太可惜了！”许蔚口气中带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

“我虽然没读过这个乔万里奥尼的《斯巴达克思》，”元豪有些恼怒地说，“但读过法斯特^②写的《斯巴达克思》！”

“法斯特是谁？”许蔚问元豪。

“法斯特是美国作家。”元豪说。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许蔚显然不屑一顾。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元豪故意用话刺她。

“你给我说说那个法、法……”

“法斯特！”

“对，是法斯特！”许蔚脸红了，刚才那种傲气已经荡然无存。

“法斯特写过很多书，”元豪说，“他还担任过美国共产党主席……”

“原来——”女孩眼睛一亮，“你知道的事情还不少！”

① 19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

② 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

此刻天已放晴。船头上方有十几只海鸥在盘旋，它们伸展着雪白的翅膀，时而低空盘旋，时而振翅高飞，就像孩子那样在海面上戏耍。眼前白茫茫一片，远处一艘艘轮船宛如漂泊在海面上的一个个小圆点。元豪和许蔚并肩坐在船头，眼望着无际的大海，心胸也变得开阔了，都感到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许蔚开始为元豪讲述乔万里奥尼所著《斯巴达克思》中的故事。元豪虽没读过乔万里奥尼作品，但对斯巴达克思并不陌生，许蔚讲述的却是他闻所未闻的爱情故事，故事哀婉凄绝，令人感叹。

许蔚给他讲了有关斯巴达克思与范莱丽雅的爱情故事。斯巴达克思是一名威武英俊的角斗士，范莱丽雅则是独裁者苏拉的夫人，也就是说一方是身份卑微的奴隶，另一方是声名显赫的女奴隶主。许蔚认为他们的爱情打破了金钱、地位及世俗的等级观念，所以是伟大和纯洁的！

元豪却认为上述情节显然是作家虚构的，而且尚未跳出那种“美女爱英雄”模式。对于元豪这种态度，许蔚显得大失所望。她说元豪虽然读过不少翻译小说，竟然一点不懂爱情，让她感到太不可思议、太荒谬可笑了！

接下来，许蔚又讲起了起义军青年将领阿尔托利克斯和斯巴达克思妹妹密尔查之间的爱情故事。密尔查在奴隶主逼迫下失身当过妓女，因而认为自己不再是清白的了，为此屡屡拒绝阿尔托利克斯的求爱。起义军全军覆没后，密尔查在战场上找到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阿尔托利克斯。密尔查毫不犹豫地用短剑割断自己颈动脉，随后紧紧抱住了阿尔托利克斯……

许蔚娓娓道来，讲得有声有色，说到动情处自己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未谈过恋爱的元豪也被深深打动了——原来爱情是如此的高尚和纯洁！

不知什么原因，女孩渐渐将脑袋靠到元豪肩膀上。这在当时看来属于相当浪漫，也是相当大胆的举动。元豪赶紧向旁边挪了挪，以便和许蔚保持适当距离。

许蔚诧异地瞥了他一眼，随后要求元豪讲讲法斯特版《斯巴达克

思》的故事。元豪不善言辞,但在女孩再三要求下,平生第一次讲起故事。元豪告诉许蔚,法斯特笔下的斯巴达克斯既不威武也不英俊,而是一个外表温和的塌鼻子男人,所以这个人物形象并没有让他感到震撼。

“小说难道没有描写爱情吗?”许蔚迫不及待地问。

“几乎没有。”元豪回答。

“那么范莱丽雅呢?”

“书中只有一个名叫樊梨妮娅的女人。”

“她是不是贵族夫人?”许蔚问。

“不是贵族,”元豪说,“樊梨妮娅只是一个普通农妇。”

许蔚意兴阑珊地说:“一个普通农妇如何懂得崇高的爱情……”

“可她很爱斯巴达克斯!”元豪告诉许蔚,法斯特笔下虽然没有凄美的爱情故事,却成功刻画了一个名叫“大卫”的犹太角斗士。他相貌丑陋而异常勇猛,桀骜不驯又无比忠诚,长着两颗猫一样的绿莹莹的眼睛。大卫似乎不太讨人喜欢,他一直暗恋着樊梨妮娅,同时主张强迫被俘的贵族们相互角斗。但在起义军遭遇克拉苏统帅的罗马军队的致命打击时,他始终站在斯巴达克斯身边,豁出命来保护这位起义军领袖。

起义军全军覆没以后,大卫因伤遭罗马军队俘获并被迫进行角斗。他凭借娴熟的格斗技能和强烈的求生欲望,在一次次互相残杀中存活下来,但最终还是被克拉苏钉在了十字架上。大卫至死都没有屈服,即使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还用一种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喊道:“斯巴达克斯,咱们怎么会失败呢?”

元豪认为小说相当悲壮,他尤其喜欢大卫这个悲剧人物。小说赋予元豪很多遐想的空间——倘若斯巴达克斯胜利了,等待大卫的将是什么命运?假如克拉苏赦免大卫,他还会高举斯巴达克斯旗帜继续反抗罗马人吗?

许蔚认为法斯特写得并不怎么样,她觉得没有伟大、高尚和纯洁的爱情,小说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爱情真那么重要吗?”元豪不解地问。

“你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大男孩，”许蔚略带哀怨地说，“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再说一遍，”元豪大声抗议，“我不是大男孩！”

“喔，对不起，”许蔚向他道歉，“是我说错了！”

“请你记住，”元豪再次提醒许蔚，“我是堂堂男子汉！”

“对，对，”许蔚说，“我知道你就是男子汉！”

4

轮船航行了十多个小时，到达十六铺码头时，上海早已是万家灯火了。

元豪和许蔚刚回上海还不太适应。马路上乱哄哄的，到处充斥着公共汽车、商店、人群和喧闹声，他俩都觉得有些头晕目眩……

“能送我回去吗？”许蔚问元豪。

元豪就这样承担起护花的重任。或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他们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俩人边走边聊，谁也不急于回家。一路上，元豪为许蔚提着那个沉甸甸的旅行袋，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不觉得累。

他俩身材都很高，走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元豪发觉越是到了人多拥挤的地方，许蔚越喜欢把头抬得高高的，而她的孤傲和冷艳又会引来更多人的注视……

他们很快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那天元豪特别兴奋，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对许蔚说。

“我是不是太唠叨了？”他不好意思地问。

“是有点唠叨，”许蔚温柔地说，“不过我喜欢，你知道要想遇到一个谈得拢的人真不容易！”

他们走得很慢，走走停停。这会儿俩人早都饥肠辘辘，瞧见路旁有一家点心店尚未打烊便走了进去，元豪买来 20 个鲜肉汤圆。汤圆个头很大，肉鲜汁多，味道极好。许蔚吃了 4 个便表示饱了。元豪一口气连吃 16 个汤圆还觉得不过瘾。等到吃完最后一个抬起头来，发

现眼前又多了碗汤圆。

“见你胃口很好，”许蔚微笑道，“我又给你买了10个！”

“在农场，”元豪不好意思地说，“人家都叫我‘大胃王’……”

“胃口好说明你身体棒，”女孩善解人意地说，“再说长得又高又大，消耗自然也比别人来得多……”

听许蔚这么说，元豪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

吃罢汤圆，走出点心店，俩人关系似乎又更近了一层。他们沿着空荡荡、黑洞洞的街道向前走去。夜已深沉，秋风瑟瑟，来到许蔚家附近，他俩站在人行道上又聊了很长时间。

这是一个奇异而令人兴奋的夜晚。元豪注意到，许蔚的双眸在路灯下闪闪发光，可以一眼看进去，却看不到尽头……

论年龄他们都还青春年少，这会儿本该坐在课堂里接受高等教育，现在却离乡背井去了苏北农村，虽然心有不甘，却别无选择，这些都成了他们共同的话题。漫漫长夜，寂寞孤独，现在俩人同行，自有一种异样的感受。

临别时他俩交换了地址，许蔚主动伸出右手和元豪握手道别。然而她没有说“再见”，而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新的开始！”

元豪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敢朝“那方面”去想。准确地说不是不想，而是觉得自己配不上许蔚……

5

第二天早上，元豪睡到9点钟才起床。说实话，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吃罢早饭，元豪听见有人敲门。他过去打开房门，看见许蔚出人意料地站在门外。

“是你！”元豪吃了一惊。

“不欢迎吗？”女孩笑吟吟地问。

“怎么会不欢迎呢！”元豪回答。

“昨天让你受累了，”许蔚说，“今天正巧经过这里，顺路向你致谢来了！”

“你怎么会路过这里？”元豪傻乎乎地问。

“我是为母亲去医院拿化验报告的。”许蔚解释。

“你母亲病了吗？”元豪关切地问。

“没事，”许蔚笑道，“她就喜欢无病呻吟……”

“啊，”元豪说，“没病就好！”

“你有没有想过，”许蔚问元豪，“昨天我可能是在利用你？”

“利用？”元豪抚摸着酸痛的手臂说，“不，你不是那种人……”

“你真是好人！”许蔚嫣然一笑说。

他俩聊了很长时间。眼看临近中午，元豪不得不提醒许蔚：“你该走了……”

许蔚用一种怪怪的目光看着他，问：“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我欢迎还来不及，”元豪急道，“怎么会讨厌你呢！”

“那为什么赶我走？”许蔚拢了拢一头秀发问。

“我不是赶你，”元豪解释，“我是担心医院中午要休息了……”

“你说的是心里话吗？”女孩向前一步问。

“当然是心里话！”元豪难为情地说。

“你骗人！”她脸颊上浮起两片红晕。

“我没骗你！”元豪突然觉得口干舌燥。

“你敢发誓吗？”许蔚抓住元豪的手臂说。

“我当然可以发誓！”元豪急于向她表白。

“不要发誓了，”女孩喃喃地说，“我相信你！”

许蔚闭上眼睛，慢慢贴近元豪。她的脸色变得绯红，呼吸因过于激动而显得有些急促。元豪也身不由己往前一步，感觉好像在做梦。

此刻，房间里只有这两个心神荡漾的年轻人。突然之间，他俩像磁铁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事情发生得那么快，整个过程在一瞬间就完成了，以至刚开始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就这样抱在一起，亲吻了很长很长时间。

一阵激情过去后，许蔚突然将元豪推开。

“你怎么啦？”元豪问。
“没什么！”许蔚背过身说。
“到底怎么啦？”元豪吓了一跳。
“你不用管我！”许蔚头也不回地说。

6

许蔚背对着元豪，一言不发，肩膀却在轻轻抽搐着。
元豪小心翼翼地将她身体扳过来，看见了两条明显的泪痕。
“我哪里得罪你了？”元豪不解地问。
“不要碰我！”许蔚说。
“究竟怎么啦？”元豪急问。
“你不知道吗？”许蔚幽幽地说。
“我真不知道！”元豪说。
“你坏死了！”许蔚委屈地说，泪珠儿像断线的珍珠那样一颗颗往下掉。
“我怎么坏啦？”元豪百思不得其解。
“你知道吗——”许蔚终于道出原委，“这是我的初恋！”
“这也是我的初恋呀！”元豪告诉许蔚。
“但是男人和女人不一样，”许蔚哽咽道，“我怕你会忘了我对你的感情！”
“我决不会忘了你的！”元豪赶紧向她保证。看见许蔚泪水涟涟的样子，他的心都在颤抖。
“我母亲说男人都不可靠，”许蔚啜泣道，“我担心你会变心的……”
“你放心好了，”元豪爱怜地说，“我决不会变心的！”
“今后‘上调’^①了呢？”许蔚追问。
“即使能够调回上海，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你敢发誓吗？”许蔚歪着脑袋问。
“我发誓会永远珍惜你对我的感情！”元豪毫不犹豫地，随后他

问许蔚，“你会忘了我吗？”

“我对爱情是专一的，”许蔚说，“我对你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海枯石烂也不会动摇！”

“你真是好！”元豪紧紧搂住她说，心中充满了感激。

“问题是今天我太激动了，”许蔚依偎在元豪怀里说，“我担心你会因此瞧不起我……”

“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眼前的女孩是那样楚楚动人，元豪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掏出来让她看。

“你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把我当作那种轻浮的女人！”女孩似乎还不放心。

“我知道你是敢爱敢恨的好姑娘！”元豪说，“我会珍惜这份真情的！”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许蔚问。

“我相信。”元豪说。他的眼睛里充满诚挚、信任和柔情，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怀疑。

“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许蔚无限深情地望着他说，“你知道我因为太爱你了，才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

“你为什么爱上我？”元豪好奇地问。

“因为你看上去那么阳光、那么健康、那么坦诚，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许蔚含情脉脉地说，“我觉得‘爱’就应该无所畏惧，就应该不顾一切，所以我才找你来了！”

“我也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更不喜欢藏藏匿匿！”元豪说。他觉得能够得到这位美丽纯洁女孩的青睞，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这是我第一次恋爱，”许蔚认真地说，“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

“你放心，”元豪对她说，“我会一辈子保护你照顾你，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我太幸福了！”许蔚眼睛里流露出骄傲与胜利的喜悦，闪烁着晶莹的欢喜的眼泪。随后她也向元豪保证：“你会发现我不是那种朝秦暮楚的女人，我一定会体贴你关心你，一辈子与你同甘共苦永不分离！”

事情的发展正如许蔚预言的那样，两个年轻人的邂逅很快撞击出爱情的火花。这是充满无限冲动和无限激情的那种爱。或许因为女孩比元豪年长三岁较为成熟，或许由于她的聪明伶俐千娇百媚，或许冥冥之中有双看不见的手安排了这一切，反正元豪很快爱她爱得发狂。许蔚很快成了他心中的女神……

都说中国人过于保守，元豪与许蔚从相识到相恋前后却不超过30个小时！激情的火焰能否经久不息？浪漫的背后又蕴藏着什么？元豪对此却一无所知。

那年十月，他刚满18岁！

①“上调”即返回城市，这里指回到上海。

7

从那天开始，元豪和许蔚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

当时没有什么茶室和咖啡馆之类的休闲场所，年轻人谈恋爱通常只能去三个地方，一是电影院，二是公园里，三就是马路上。

电影院放来放去只有两类电影，一类是八部革命样板戏影片，都已看了好多年；还有一类便是纪录片，内容基本上都与“文革”有关。而公园内经常可以看到头戴藤帽、手持长矛的“文攻武卫”^①在那里巡逻，让人觉得大煞风景。因此他们最常去的便是上海西区几条马路，如衡山路、桃江路、岳阳路和太原路一带，那里环境优美、宁静，最适合青年人谈情说爱了。

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处有一个街心花园。街心花园里原来有根石柱，石柱上面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半身铜像。“文革”开始后铜像被红卫兵推倒了，可石柱依然竖立在那儿，不知是留给人们凭吊那位伟大诗人呢，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让人类蒙羞的狂热、愚昧和无知？

这个街心花园便是元豪和许蔚经常留恋忘返的地方。在那根石柱下面，他俩相亲相爱、卿卿我我、互诉衷肠。